寓簡

附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簡寓

附錄

沈作喆纂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寓簡

寓簡序

莊周氏疾夫世士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也。則託意於荒唐謬悠之說以翫世滑稽。而其文瓌瑋連犿。諔詭可觀。蓋實無心於言也。寓焉而已爾。予屏居山中。無與晤語。有所記憶。輒寓諸簡牘。紛綸叢脞。雖詼諧俚語。無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已而誦言之。則欣然如見平生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因名之曰寓簡。聊以自娛。庶幾漆園之無心。抑有如惠子者。或知其爲無用之用乎。甲午夏寓山自序。

寓簡卷第一

宋　寓山沈作喆明遠篇

詩之作也。其寓意深遠。後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詩序而知之耳。然則序其有功於詩矣乎。謂病夫詩者。亦序之力也。蓋詩本以微言諫風。託興於山川草木。而勸諫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其旨甚幽。其詞甚婉。而其譏刺甚切。使善人君子聞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無道者聞之。不得執以爲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今爲之序者。曉然使人之知其爲某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於其所忌也。故後世以詩而得罪者相屬。是則序之過也。夫石林曰。詩序。蓋當時誦者得於師傳。

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于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寧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怪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爲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

禮記注云。兌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又云君陳、泰誓、甫刑、高宗之書。皆亡。蓋未見全書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尙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鄭氏嘗見之。

商曰祀。周曰年。而箕子陳洪範。史載其言。乃稱惟十有三祀。蓋以見箕子不爲臣於周之意。孔子不沒其實。以表爲臣之大義也。陶靖節所爲詩。自宋世但紀甲子。不書年號。亦此意也。

君人者。居極否之世。能約己以厚下。則否傾而爲益矣。居交泰之時。或剝下以封上。則泰過而爲損矣。在易之否䷋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乾下坤上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震下巽上損下而益上。斯爲否矣。雖損也。䷨兌下艮上損上而益下。斯爲泰矣。蓋天下治忽之理不遠也。戒在損益而已矣。

誠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於事物。陷於迷塗。是以蔽而不自見。能復其自然之性。則昭然著矣。故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无妄。誠之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爲脫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予頃見石林。欲以所見咨稟。

遲疑不敢妄發。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秉言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爲六虛之位。則非也。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爲數之始終。而神其所以爲用之消長者。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祕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石林喜曰。如是如是。

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爲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傳言包犧氏以來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凡一十三卦之類何也。蓋聖人謂某爻像某物。某得某卦。如耒耜得益。弧矢得噬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不然。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豈未有書契之前。已有夬卦耶。亦謂伏羲造書契得夬之義耳。且如八純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巽兌坎離之名。而後始有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形哉。仲尼論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未重之前也。至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則始有重爻之象。六位之體。既重之後也。

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陰慝也。此前人之說可取。

六籍脫簡闕文。先儒強爲之說。如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闕文也。而傳以爲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亡。眞可笑也。易比諸經。號爲全書。而衍文脫字。譌舛亦多矣。釋者往往因陋而臆說。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獨坎曰習坎。蓋習字上脫坎字也。坎習坎。猶曰井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

曰三字。注疏謂特稱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謬妄甚矣。坤之用六。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字當作代。音轉而然耳。蓋言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艮爲指當作止。亦以音同誤也。大傳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弓矢者器。射之者人也。然則解之爻辭。當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緣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作能研諸慮。衍二字也。如此類甚衆。至於說卦取象。尤多脫誤。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備是四德。以統天而行四時。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隨、臨、无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貞者。不得與乾比也。蓋屯以勿利有攸往。隨以无咎。臨以八月有凶。无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繼元亨利貞之下。以明其不得專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臨之彖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以明各有所當。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貞而已矣。

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皆屏絕。質之於劉器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予謂元城固爲學易者說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數固無用也。況講解乎。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謂九、老陽也。六、老陰也。君子欲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焉耳。陰陽天道也。豈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豈人之所能強而進之哉。其說皆不通。蓋天地之正數。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數也。至於六。則各有所配。已非正數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爲予言如此。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予謂知字下必有脫簡三數字。或脫一句。既曰通乎晝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無義理。又非聖人立言之法。易雖全書。然簡編殘缺處亦已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今之俚諺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者。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譏何之易學師承無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數。吉凶之先兆。使人見機而作。避禍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蓋重易而繫之者也。其於易之數。知之遠矣。宜能遠禍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羑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豈人之禍福吉凶。自有定數存於冥冥之中。雖聖與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無悔。而任其所謂在物者。則夫易之道。欲令人進退語默。得其時。無蹈患害。果何預哉。冥頑囂凶。目不辨六畫。而名位充志。富貴沒身者。又何哉。聖人已矣。後之志士仁人。玩占知變。窮易之道而困厄顛踣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說

也。

唐人顧象深於易。嘗言易更三聖。猶夫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柅。變通也無方。鄙之支流。委輸于我。其他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鶩精於擩撫。置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策訊之。象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物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予觀顧生之言。蓋遂於易者。惜其無著述傳世。以盡見其所學。獨禹錫載其言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於陰陽家者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太一行九宮之法。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八四六爲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宮。經緯交絡。無不得十五者。而獨不見其所謂十者焉。蓋土寄王於四方。不獨主時。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也。黃帝曰。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數。土獨以生數。而不言十者。土不獨居成數也。又曰五運之復。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皆不言十焉。嗚呼。可謂妙矣。易之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作易者其知之矣。

九宮之數。蓋出於此。孰謂黃帝之書。爲出於戰國之僞。而獨爲醫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時之數。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舉成數。而中央獨曰其數五。揚雄爲太玄。亦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兼具生成之數。而五五爲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蓋不可名言也。其法本於自然。而發見於黃帝之書。與九宮之說。漢儒欺世竊以爲自得之學。而學者不悟也。

易之爲書。雖不可爲典要。然聖人大概示人以陰陽柔剛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義。雖窮萬物之變。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數之要。神妙不測者。聖人蓋難言之也。後世之士。不務守經合道。而好論其變化。渺茫不見涯涘。廣著圖象。遠徵億萬。不可名言無所致詰之數。以爲自得之學。致使俗儒妄譏。競爲艱深之說。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變。不知其體。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爲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間。自開闢以來。其相生相克。以爲天地萬物四時之用。其功與天地日月並矣。邵堯夫非不知數。然其說以謂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於土。金生於石。勿論也。夫五物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其來久矣。不可闕一也。今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豈不生於土乎。如用邵說。則黃帝岐伯之書。與洪範九疇之大法。皆可廢也。又可乎。蓋自漢京房焦貢之學。流於駁雜。而揚雄又以四爲數。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篤志之士。不當務多岐以迷大道。尙奇說以叛正經。若眞積力久。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測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於心。豈肯形之於說。況又非說之所能發明也。昔釋氏有法常者。得法於道一師。或問常何所得。常曰。吾師教我以卽心是佛。或曰一師

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亂於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卽心卽佛耳。道一聞而肯之。夫士之本無所得。又無所守。而隨世謬悠。有不愧於法常者乎。

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滅。故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陰之中必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爲火而中畫陰也。坎爲水而中畫陽也。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此蓋聖人不言之妙。而揚雄言先知其幾於神。或問先知。曰不知。是眞不知也。子雲之自欺如此。

卦終於未濟。何也。天下之事無終窮也。而道亦無盡也。若以旣濟而終。則萬法斷滅。天人之道泯矣。黃帝書所謂神轉不同。回則不轉。浮屠所謂不住無爲。不斷有爲者是也。

易者。聖人所以究天人之際。樂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憂患也。

天下事有病弊難革。思慮未至。極力窮究。姦蠹隨生。其間忽有曉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於一時。而又可以通行於久遠。如賈生分封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微而相類者。國朝三歲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初無定日。舉子姦計多占鄰近戶籍。至有三數處冒試者。冀於多試之中。必有一得。以致爭訟紛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紹興中或有建請。令天下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後期者勿問。不勞施爲。無所煩擾。而百年之弊一朝盡去。更無巧僞可以破壞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與爭。爭而得。後必有變。靜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受過患之地。自然帖伏。

寓簡卷第二

冬日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爲𠔃。𠔃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從便也。

萬物之成壞。無鉅細。皆有數存焉。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辯者。昉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廋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閒設。又毫釐不差也。唐劉遵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忽一旦涪水大泛。書盡濡溼。方曝之。得易一册。題云。上元歲閼此。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飄溺。衡陽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於至數也久矣。雖天地日月山河。至於虛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聞大道者。乃欲以智計力取分外之事。豈不愚哉。

物之成壞。皆寓乎數。知數者以數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離乎數。數不能離於道。以數知之。則通矣。以道知之。則玄矣。聖人未嘗以是語人也。可以語人者。數而已矣。戰國時多知數者。如棲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

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蓋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蓋年一百八十餘歲矣。獻其樂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哉。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然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竇公所傳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諸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爲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顧於立夏之日封諸侯。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爲耶。

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書。胥徒民給徭役者。此今之役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何喜怒哀樂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謂知言。

宣王不藉千畝。子厚曰。藉千畝。禮之飾也。若曰吾猶耕云耳。不若時使節用。則不勸而勸矣。啓蟄得其耕。

時雨得其種。苗之猥大得其耘。實之堅好得其穫。取之均以薄。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子沈子曰。先王之爲是禮也。蓋以身先天下。驅以歸諸本。不可廢也。如宗元之言。是聖王之典禮。舉爲無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昏禮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禮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飲食酳之足矣。何必禘祫蒸嘗也。如是則夷狄而已矣。左氏徵戰于千畝。則誣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謂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爲得春秋之遺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則原父之說。龜蒙爲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爲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殺之也。蓋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太叔已死於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國語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將卑。君之明兆於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於聲。猶口之於味。苟悅新味。亦將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視聽好惡。與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亂死亡之理。夫何譏焉。又趙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后子曰。趙孟將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內傳亦云。人主偷必死。

子厚曰。死與大咎。非偸之能必乎爾也。偸者自偸。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業也。而墮偸弗務焉者。非其聲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則其病蠱之潰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獲死乎。且起居動靜語言之間。雖一嘯一笑。災祥見焉。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禮卜。蓋精神之所寓。不可誣也。

作史者務矜於文。而違背道理者甚衆。如左氏載季孫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爲天子。今行父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積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訓乎。司馬遷載張釋之爲廷尉。治渭橋犯蹕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是教人主果於殺戮。寧廢法以快一時之忿。而不使羣臣得以議論參決。據法以爭也。此皆爲文之過。如此類不可盡舉。讀書者宜詳之。

國朝六經之學。蓋自賈文元倡之。而劉原父兄弟經爲最。高王介甫之說。立於學官。舉天下之學者。惟已之從。而學者無所自發明。葉石林始復究其淵源。用心精確。而不爲異論也。其爲春秋之說。謂三傳猶獄詞。三禮猶律令。而春秋則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師省其詞。審聽其曲直。而殺罰輕重歸之於法。吾無庸私焉。吾於春秋求爲咎陶而已。故其所著書名之曰春秋讞。則其義也。

爲春秋學者多異說。而獲麟之解尤誕。公羊傳稱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

道窮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是時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衛蒯聵入衛。子路死之。孔子爲之覆醢。安得預先兩年。孔子歎其死於獲麟之時乎。此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衛石惡在焉。公羊曰。惡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惡名惡耳。其行則未見其惡也。今公羊以其名惡而遂詆爲惡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遜不遜。吳均不均。吾得朱异。則爲異矣。亦此類也。

孔子謂兵可去。以至於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雖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乃修之。是無暇之日亦不暇修也可乎。

語曰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顏氏子不改其樂。世固莫能知之。予處窮困飢寒迫切。無可奈何。知其無可奈何。則安之而已。雖欲改其樂。又奚以爲哉。將愁苦慨歎而憂之耶。憂無益於貧也。不若勿憂之爲愈也。顏氏子則既聞道矣。予非知道者。直無可奈何而已。

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是殆爲常人言之。若豪傑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潛心。草廬高臥。氣未嘗屈也。豈以宮居爲哉。採薇首陽。茹芝商山。體未嘗病也。豈以食養爲哉。後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說者。當自孟子發之。惜哉。

莊周謂死爲南面王樂。信也。然是特爲善人而貧賤死者言耳。善人無愧於幽暗。無累於神明。安乎性命。視死生爲一致。一旦脫去形骸。窮苦羈絆之憂。而超乎逍遙無人之境。其樂無疑也。若夫小人爲不善而富貴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陰禍。天誅鬼責。叢然而麇至。化爲異物。備極慘毒。以償平生貪淫盜酷。名位過分。欺君賣友。險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時而赦也。救苦不暇。尙何樂之有哉。此理灼然無可疑者。莊子自爲已言之。或爲善人而貧賤死者言之。則可耳。莊子曰。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斯足以語南面王樂矣。

莊子之辯。縱橫無窮。自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貞。以寓言爲廣。其詞雖參差而諔詭可觀。開闔萬變。要不出於三言者。爲其違物離人。不爲世利所縈。雖連狖而毋傷。故獨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測之哉。觀葉公子高使齊一篇。蓋托仲尼而揣摩事情。則韓非說難之尤者。辯過非而不得非之禍。眞一世之奇材也哉。後之爲縱橫者。蓋祖述周而不聞大道也。足以死而已。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壽夭若神。壺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謂其將死。示之以天壤。而謂其更生。示之以太沖莫朕。未始出吾宗。則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國師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對。其應如響。至三問而莫知其所在。師曰。此野狐禪。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運。與天地同流。其綿密奧妙。變化不常。豈區區術數所能窺測哉。

莊子之學貴清淨無競。然魏武侯欲偃兵。莊子乃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學貴智慧慈愛。然陸亘爲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師乃曰。斯民塗炭矣。孰謂佛老之教。專尚虛無而遠於治道哉。

列禦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蓋圃田深悟性空眞風之理。諸器世間皆爲風力所轉。我反乘之周流亡礙。孰知風之爲我。我之爲空耶。至漆園吏尤善言風。其言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其言風之變略備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爲風力所轉者。觀風之動而入於神。二子可謂妙矣。然未若瞿曇氏之奧也。佛之言曰。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嘗整衣入於衆中。則有微風拂於人面。此風爲復出於衣中。或從虛空生。彼人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垂衣。風何所至。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汝常諦觀。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眞空。性空眞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又云。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常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世界內。如一器中貯百蚊

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我今洞察風力無依。合十方佛。傳一妙心。嗚呼。天下之至理。唯聖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辯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遠矣。列禦寇莊周之視瞿曇也。夸雄曼衍。則可觀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極於聖處者乎。若宋玉之賦。則爲文章諷喻而已。

列禦寇壺丘子九方歅皆善相。而莊周氏傳其術。周之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此數語者。相法盡矣。

堯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稱其已試之實效。其初命者。則訓誡之。近世之所謂制告者。自宰相至于從官、御史、郎曹、館閣、外任使者。咸夸美過實。若諛佞之爲者。一旦逐去詬罵。又多溢惡。非王言也。

延州來季子、陶朱公、魯仲連、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張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學。身富貴而得仙者。非山澤臞儒之比也。范蠡隱於五湖。屢更其號。最後稱海濱漁父。爲孔安國之師。安國服鉛丹。壽三百歲云。

寓簡卷第三

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爲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服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卽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爲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

漢淮陰侯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內史。高帝因之。元年執盾襄爲此官。至武帝時始有駿粟都尉。以爲軍官耳。治粟蓋誤也。（其詳見已意。）

永叔集古錄有漢繁陽令楊君碑云。君叔父太尉秉薨。委榮輕舉。吏民守闕上書。運米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無。予謂兒寬爲左內史。以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者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亦運米乞賢令之比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爲雅聲。雖老不廢忘。然則竇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曰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聲。蓋聲形兩忘矣。

漢霍光廢昌邑立公孫。唐臨淄王誅韋氏平內難。既成謀。而楊敞、鍾紹京。畏怯中悔。幾敗大事。賴敞夫人司馬氏、紹京夫人許氏。敦勸極諫以固其意。然後大謀堅定。可謂烈婦勝大丈夫矣。本朝宣和間。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極嚴峻。民無貧富俱被害。時有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以廉

節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積錢數十屋。殆不可以百鉅萬計。一日劉氏謂其家老與二子曰。吾聞君子之貴於多財。謂其積而能散也。謂其能賙卹貧困也。謂其能助國家濟大事也。今國家用兵。日費千金而供軍不辦。賦斂及下戶。無所從出。期會迫促。刑法甚慘。吾家居此數世。名錢無紀極。堆置屋中。坐視鄉黨鄰里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漫不省。於我安乎。富者怨之府。專利者禍之所歸也。爲義之勇。在今日矣。遂相與謀請於縣官。願以私錢一百萬緡獻納。以免下戶之輸。蓋空其積錢之屋十餘間而後能充其數。一郡數縣之官吏得逭於簡書。而其編戶民得免於流亡溝瀆死者。劉氏之德也。其知識之高。賢於王濬沖郗方回遠矣。故予爲著其事於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之後云。二夫人之事。予於己意既言之矣。

楊修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作一書。悔其少作。予按楊震弘農華陰人。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爲漢三公。彪實生修。而揚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無他揚於蜀。而雄又無子。蓋子雲鄉里姓氏爲蜀之揚。非華陰之楊也。修乃謂其家子雲何哉。高祖曰。婁者劉也。殆類是夫。（雄之揚從扌。修之楊從木。）

魏文帝著典論。謂世稱火鼠毛爲布。垢則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至明帝世。外國乃有奉此布來貢獻者。遂急刊前論。人皆笑之。然此事前古已嘗有之。列禦寇書云。周穆王征西戎。戎獻錕鋙劍。火浣之布。垢則投之火。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誣理也哉。曹丕獨不知此乎。天地之間。萬物之詭怪非常。變化亡窮。何所不有。而欲以區

區一己之見斷其有無者。狹陋甚矣。爾雅十龜。其一曰火龜。郭璞云。猶火鼠也。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哉。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榱桷。自往觀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簿楊修曰。門中活。闊字也。相國嫌門大耳。卽少損焉。唐相賈耽鎭滑臺。鑿八角井以鎭黃河。既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與父老善爲隱語。而楊賈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戶之制。自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晉明帝問謝鯤。君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周顗。君何如亮。顗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顧劭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眞長曰。淸蔚簡令。王仲祖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淸易令達。阮思曠曰宏闊通長。袁羊曰洮洮淸便。殷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

蓋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爲語言。以相名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

晉人雅尚玄遠。宜於世情澹薄。今觀其書尺。感歎暌離。極於淒悵。沈思纏綿。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婦母子去寂寞難言之語。所謂玄遠淡泊者。得無妄乎。大率晉人以心跡不相關爲自解免。此最是其膏肓也。謝東山雅意在江海。王會稽願遊蜀都登汶嶺峨眉。二人終以不遂其志爲沒身之恨。此皆無競之地。非爭奪者之所垂涎也。而猶不果。況功名之會。衆所奔輳。指目怨忌而相窺陷者。禍胎危機也。而好進之士。血指汗顏。欲以奇謀襲取之。是果有得以償其願乎。駭機忽發。吾爲之懼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導謂正暑可小簡之。亮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經營開國。正以簡靜寬大得人心耳。漢曹相國之遺法也。而亮區區以簿書期會望之謬矣。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及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爲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爲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

石崇殺亘商。取其財。晚以讎怨誅死。猶未足以償其罪。固無可言者。然崇方盛時。園囿有金谷之勝。姬侍有綠珠之貞。賓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爲文章。如思歸引。深得楚人意韻。天之所賦。有奇偏而不均者。崇又何幸耶。適足以殺其身而已。

桓溫入洛。屬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曾不及一羸犍。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莫不稱快。四座驚駭。王僧達好畋獵。何尚之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來。尚之作色。桓溫狼暴。僧達涼德。至以畜獸比人。所謂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者邪。

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予讀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豈復有白首同歸之禍哉。

樂廣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爲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辯給。摯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彥輔之意。爲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摯與太叔爭名。更相鄙誚。可謂不善用所長。

宋王晏既導齊明帝得位。權勢薰灼。而從弟思遠獨勸令引決。保全門戶。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歎曰。天下人有勸人死者耶。已而及禍。嗚呼。思遠可謂達識先見之士矣。唐白樂天稱皇甫鏞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附麗者衆。公獨超然。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得罪。從而緣坐者亦衆。公獨皦然。骨肉之親不能累。所謂公之仲者。蓋鎛也。當鎛在憲宗朝用事時。鏞自請以散官。自東宮庶子至少保分務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嗚呼。若鏞者。亦可謂有遠見者二。子免於晏鎛之禍。宜哉。

諸葛長民云。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沈慶之亦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長民貪侈於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慶之功名忠節。爲一代宗臣。八十之年而卒。爲狂童所殺。富者怨之府。貴者禍之門也。貧賤自足樂。何爲不可居。若富貴儻來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處之。何必至於危機難守之地哉。

齊高帝置酒設蓐膾。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鹽豉。皆地名無疑也。

齊梁間山陰隱者孔祐。至行通神。嘗於四明山谷中見積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入手即成沙礫。觀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當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當得。一毫不可取也。不貪夜識金銀氣者。祐之謂耶。人言造物者好戲人。非也。蓋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眞君四年。詔功臣勳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宴享。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勳舊之不得自全者衆。此其所以不終歟。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禮云。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典。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爲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觀本朝自建隆以來。凡有刪修敕書進表。具載新書之前。皆典麗凝重。而宣政間文采尤勝。至於郊祀禮儀。稱慶功德。制詔赦宥之文。事關國體者。尤爲可觀。蓋文明之世也。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充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

每擊鮮斫鱠。孝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姦謀謫徙。亦以侈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義時。嘗飲酒醉臥劉文靜家。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覺。謂文靜曰。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溼也。明皇帝微時。嘗臥洛陽令崔日知宅。日知見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幾盡。既覺。謂日知曰。夢中飢甚。食藤花甚美。本朝太祖皇帝微時。遊洛中入長壽寺。枕佛殿石礎以睡。寺僧見有赤蛇。文采甚異。隨息出入帝鼻中。心異之。帝既覺。僧問帝所往。因獻錢帛騎乘等。上方貧。得以爲資。往見柴太尉於澶州。卽周世宗也。自此立功業。以至受天命焉。夫帝王之興。豈偶然哉。神龍蓋人主之象也。

史氏書事之法。爲其事關大體則書之。至於宰相謨明敬諧。尤當記其大者遠者。若馬周鼕鼕鼓。特一村縣尉之職爾。何足書。

魏鄭公爲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窗下。典事不知。竊語窗外。甲曰。官職總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鄭公微聞之。戲召甲。令持密封小紙與侍郎俾卽注官。甲初不知所以。出門。心痛不能行。反託乙持往。乙就便引注。既還。甲心痛自愈。而鄭公甚駭焉。裴光庭典選。合薦銓吏一人出官。令史麴思明以次當得。而略不自言。問其故。曰。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事。封泥省壁。至則驗之。久之。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卽改會昌爲昭應縣。光庭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不預知有此新邑。欲以破其言也。發壁視書

無差焉。夫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也。況其至富極貴。名器之重。而可以妄取乎。

寓簡卷第四

韓退之讀鷁冠子。爲是正訛謬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有八篇。不可考。鷁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詞旨剞劂而切磋。使其得志而爲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爲禍亦恐未讓也。而愈謂使援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韓子好奇之過也。龐煖師事鷁冠子。而不傳其姓名。班固云。煖爲燕將。師古音許遠切。

韓退之言萬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蚯蚓者。其材質亦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飲黃泉。於其分已過。更有何事不平。而如此終夜長鳴不肯休耶。抑自樂其過分耶。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嗜。予謂果能爾。則是顏氏子也。而何闢於佛乎。

退之力去陳言。如子孫之祥等語。尚或有之。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止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斷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與我設。子沈子曰。子厚之學。謂天人爲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亂善惡無所主。災祥爲不足畏也。是使有國者逆天而慢神。爲惡而弗知懼也。日月星辰之行悖於上。山川崩竭於下。陰陽之氣謬戾於其間。而曰吾弗預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氣而然耳。治亂非所感也。是睹夫君者

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子厚曰。凡言盛德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則爲善者何以勸矣。夫爲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則子孫猶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誣也。故中人之可與爲善者。競於爲善矣。夫孰不願其子與孫之盛大耶。不然。則盛德百世祀與積善餘慶者。非耶。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有舊。見臣暑月在道。相留就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予按于頔在鎭跋扈日久。元和三年。聞憲宗英武。懼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矣。豈得留子厚假職名哉。且謝上表不應言及此。文理不倫。定知其僞也。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尙爲夢得作表。其文卑弱。作僞顯然。而編摩者疎謬。不能刪去。讀其書者。亦不復發擿。可歎也。賓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謝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謂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觀古法書。或眞蹟。或石刻。眞蹟寡矣。年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但追想其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石刻無生

動意然典刑具在。遺法賴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筆法淵源。自其曾高至于昆仍雲來。信乎其體變隨時有漸。雖古今特異。然流派不相雜也。又以知學問不專。聞見不博。孰見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餘年。夫人之教其子。必先之以詩禮。所以防閑其邪心。使之可以言可以立。動遵於法訓。乃可責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穉。而其父首誨以靡麗放曠之詞。然則白之狂逸不羈。蓋亦過庭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歲入大學。一日家送錢四十萬。出見衣衰服泣且行者。問之。親未葬也。盡以車中錢與之。裴寬罷郡守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元振、寬。固是一時英傑。其氣量偉特。視數十萬金帛捐以與人。直微物耳。貴在所與得其人耳。建封居然受之。若所素有。略無愧謝之色。尤爲雄偉。其器度可想見也。恨不知元振所與者爲何似人。亦必不凡。惜名氏不傳耳。

因觀劉中山集。見有任同州刺史日謝表云。伏奉制書。以當州連年歉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幷賜粟麥六萬石。仰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百姓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內。同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按夢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開成。此表皆開成初也。唐至開成已爲季世。然朝廷州縣猶有憂民之心。其所施惠寬貸

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緡錢粟斗以數萬計。合諸道亡慮數十百萬。猶賢於後世當民力困敝室無蓋藏之時。剝膚次骨。盡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有間矣。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簴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鑿閼。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於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爲佳耳。

唐盧氏雜說。論當時詔敕褒貶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圭璋特達。善無可加。貶責則目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責。同爲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何以取信天下。此語甚當。近世居綸綍之任者則又甚焉。廢格公議。觀望時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盜跖。甚可笑也。揚庭敷號。訓飭百官。既無華國之文。又失代言之體。漢人所謂一尊之身。三葬之間。乍賢乍佞。視今豈不信然哉。

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夫仕宦惟澤加於民。乃爲得志耳。故富貴得志爲難。位卿相。祿萬鍾。而志不得行焉。則亦何樂乎富且貴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無所往而不遂者。惟隱居爲可耳。

劉向得枕中鴻寶祕書、意必得仙者。天祿閣所見黃衣老人。吹青藜。論洪範。蓋太乙之精也。仙傳所記。劉政服未央丸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極羣書。其事君忠實懇惻。恬於勢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資矣。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爲之歎息也。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隱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巧爲曲說。欲以枝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爲不忠也。時人爲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蓋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顧投閣。清淨顧爲符命耶。譏其反道敗德。身爲亂階。而盜寂淨之虛名耳。

八月既望。江濤潰湧。屹如雪山。傾動地軸。唯餘杭郡當其衝。實天下壯觀也。枚乘七發。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沇者。卹然足駭。波涌雲亂。如三軍之騰裝。駕鮫龍。從太白。蹈壁衝津。橫奔似雷行。弭節伍子之山。聲如雷鼓。其狀似矣。此眞浙江之濤也。然乘乃以謂觀乎廣陵之曲江。何哉。廣陵之曲江。則今之揚子江是也。揚子乃暗潮。無潮頭也。不然。廣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發、上林、子虛等。皆詼奇雄武。神變非常。其狀甚偉。獨未有言火者。韓退之乃作陸渾山詩。極於詭怪。讀之便如行火所煨。鬱攸衝噴。其色絳天。阿房欲灰。而回祿煽之。然不見造化之

理。未可與語性空眞火之妙也。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眞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帥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子之說釣也。

章聖東封。衞兵在行者。每遇雨。當給賜鞋錢。爲緡錢十餘萬。上恐寡備。以問近臣。莫知所對。三司使丁謂進曰。此易爾。扈從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難於負致。宜令殿帥曹璨於行營置便領一司。喻與諸軍。每遇支賜。路中無用。各與頭子。令於住營去處。家人如數請領。在縣官亡轝運之費。在軍士無將負之勞。又其家得以濟用。甚安人心。上喜。敕曹璨問諸軍。皆欣然曰。聖恩慮及此甚幸。謂雖姦貪。然智計之敏。可稱也。

仁宗初卽位。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一夕大內火。宮門晨未啓。輔臣請對。上與太后御拱宸門樓。百官拜樓下。申公獨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動。願一見上。乃敢拜。詔爲舉簾見之。廷中聳然稱歎。皆曰。此眞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爲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詆爲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爲

郡。或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爲尊君重朝廷。固當防微杜漸如此。使爲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未爲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有御史抨彈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德之重。蓋可以責備矣。王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申中書狀。尚可以想見其風采。今爲載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辨。御史之職。主乃繩愆。況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寮之表帥。間緣多故。遂闕立班。近者臺司檢坐敕文。兩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允。欲赴輒停。今又數朝。依舊空設。當久廢之時。則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後。則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義在守官。君子愛人以德。朝廷新立。詎可忽諸。矧相公晏退私門。禮接賓客。將迎謙屈。未始憚勞。豈可趣奉朝儀。反有難易。尊君接下。輕重不侔。謹三請以盡誠。幸再思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輪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謹法之名。憲府無隳官之罪。

熙寧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進專謀功利。見事風生。州縣殆不可爲矣。邵堯夫居洛中。其故舊門人仕於四方者。皆欲投檄去。以書求教於堯夫。堯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新法固嚴。若於嚴密之中。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徒去何益。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報書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向聞吾兄議此多與時輩不合。今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嗚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時弊卹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爲高。不以親其事爲嫌。其言若出一人也。當此時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天下士從風

而靡。其不撓節叛而歸之者幾希矣。美叔議論不合。固賢士。其餘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豈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於不爲新法而已。於天下未有所補也。

本朝紹聖初。黨禍起。名臣正士。一時竄逐殆盡。章子厚用林希子中爲中書舍人。行諸公責詞。極力詆毀。出於一手。殆若專門名家者。子中在元祐不得用。中外久次爲庶官。有棲遲之歎。子厚爲相。使人謂曰。欲相用爲三字能無異議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從之。故謫官制告。皆西漢文章。蓋得意語也。自呂汲公而下。著爲一集。又敕牓朝堂。及制科策御題附載。今存。噫戲。不可泯矣。

寓簡卷第五

國都莫如長安。自石晉西失靈武。北失幽燕。則秦地被邊。故國朝因五季都汴。滎澤索水黃河所匯。流以入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修洛陽。朝廷重遷。不能從也。古來黃河由滑入鄆。以都汴故。欲大名等處在河之內。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爲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遷徙。或堙廢。國家恢復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復建都矣。當治秦中洛陽如東西京耳。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日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爲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尙剋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難校。洪

涊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己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興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餒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即其搆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爲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徽宗朝政和間。嘗因政府議事久。上體倦欲興。而史官直前。不得已強留聽之。所言非切務也。上不樂。居無何。京師大水。李綱爲起居舍人。袖疏欲論災異。知閤朱孝莊竊知而密奏之。宰相退。綱欲前。上忽宣諭曰。李綱與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幾廢矣。予觀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而所論但逋欠耳。德宗怒。遂詔罷正牙奏事。議者謂正牙奏事。武德以來不敢輕改。所以講政事達羣情。宏本言謬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毀舊法。李綱之罷。無有以宏本之事諫者。惜哉。

紹興初宗人必先（諱求）爲中執法予既冠遊學在所必先問予曰御史風聞言事風聞二字有據乎予曰王導遺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公明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請收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虛實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言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豈有移一省之事自考差殊如此求過誰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書侍御史虞嚞奏風聞豫章內史伏暱怨望事又廷尉卿袁翻奏曾染風聞者悉不斷理風聞二字茲可據乎恐淺學未之盡也于時言事者傷煩碎失體冥搜隱惡往往失實故予及之必先稍覺予意因曰既得風聞所據又戢良箴子蓋吾宗忘年友也

國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王沂公爲相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章聖皇帝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沂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舊制按問欲舉如鬬殺劫殺鬬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而法官許遵奏讞阿雲減死蘇子由雖言其非是然嘗曰遵議雖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嗚呼君子重於用法或不難於犯顏以救議刑之失或不嫌於屈法以廣好生之恩如二人者可謂合於罪疑從輕之理者矣子由又言遵子孫皆顯官郎中刺史十餘人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矣然則深文好殺陷人於死者揆諸天理可不畏哉

國朝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爲弊。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爲姦。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歲。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也哉。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卽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爲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多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眞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爲予言之。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旣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大臣。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脈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按脈

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慚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韓魏公在中書。同列議養兵之弊。無術以革之。魏公沈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勢不可廢。非但不可廢。然自有利民處不少。古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別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強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爲官兵。絕其出沒閭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輸無甚苦也。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此豈非其所願哉。予謂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言。可謂盡變通之道矣。治道無古今。致治之迹。固不可泥也。

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讎。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說進者。意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銜之。竟以事中公逐之。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靳侮。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

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

東坡謂樂天草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誥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退之所議平叔鹽法至爲割剝。意其人必小人也。予觀柳氏家訓。載公綽爲御史中丞時。張平叔以僥倖承寵。一夕罷發。鞫于憲府。吏引曰張侍郎。公叱曰。贓吏豈可呼官。命復引曰囚張平叔。窮竟盜官錢四十萬緡。然則平叔之爲小人。有顯狀矣。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衣耳。君實歎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義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爲怪服。號曰唐妝。予謂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況於唐乎。

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水南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淸泰中。嘗爲兵經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按淸泰至元豐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淸泰時已爲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其壽。當一百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亦年一百八十餘歲。獻其樂書。自言能鼓瑟導引。吾意二人皆得道長生者歟。安得復見之哉。

司馬溫公主差役之法。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亦未以爲便也。東坡議如忠宣。溫公不聽。至與東坡幾不相樂。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時姦臣蔡京知開封府。迎合溫公意。用五日限。盡改幾縣雇役爲差役。至

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于介甫之祠也。而溫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東坡以刺義勇事。謂不容某一言。責之當矣。

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邪精舍。悅然省記前生。使人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卽佛語心品。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樂全蓋琅邪山僧後身也。元豐中。東坡誦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菴師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偕出近郊。云迂五祖戒禪師。覺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語未既。而蜀僧聰禪來曰。我夜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尙。此何祥也。子由大駭歎曰。世蓋有同夢者耶。與二十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然則東坡前身。眞戒禪師也。許詢與沙門曇彥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長年。及見詢後身爲岳陽王鎭越州。彥呼之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瞥。彥乃以三昧力加被。于悅然寤前身。逸史言袁滋微時。居復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目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尙。屈指亡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矣。明皇雜錄載房琯爲盧氏宰。與邢和璞間步。遇一廢佛宇。坐松竹下。以杖扣地發之。得婁師德與永公書數紙。房沈思。記永公爲前身也。三事與樂全東坡相類。人生豈偶然哉。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予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唯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眞可以爲戲笑。東坡表啓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遊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

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王履道作大扇對。頗傷粗疎。

近世爲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殺陳少陽事。呂令熊彥詩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金人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孰與守。敢幸儉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概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有小官爲貴人客。醉中誤塗改貴人所爲文。明日皇恐。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嗔。今日醒來。大人不責小人過。戚里高氏子。選尚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閒人。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當。去聲。）予曰。曾見法書異錄載王羲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非是乎。北齊文宣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樊孝謙爲銘。陸卬不知以爲收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殆非也。然亦何等語。

寓簡卷第六

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酬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从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亦有所自。蓋祖述新室五均六筦之餘意也。雖莽尙不能必行。而介甫決意行之。

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腆。貪冒之士。不顧廉恥。至名執旗報信。充斷役下陳號爲小底者。亦欣然願爲之。富民圖遷官恩例。往往納直不貲。淸議不問也。因讀退之韋丹墓銘。載丹聘立新羅君長。故事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丹獨辭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世固已如此矣。大凡作法於廉。未必能繼。作法於貪。貪夫利之。久遠不可革。革之未幾必旋復也。如韋丹安可復得之哉。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愛人以姑息。長惡容姦。以媚愚民而賈虛譽。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勝。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於閭巷小民凌犯士類。善良受弊不得自伸。此賊民之最甚者。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然則非道干譽與害民從欲者。其惡均耳。故聖人深戒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論也。

張文潛言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多曉田里間事。又不自尊大。與民通情。利病得以上達。雖無峻整治狀。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以革舊弊。爲令多新進少年。所臨斬斬曉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予觀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褚衣。無帛以給。有爲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服。充物不毀。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詞曰。某嘗也。而肆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器敝。則埋之。祭服敝。則焚之。冠雖敝。不以薦履。禋祀之服。而可以爲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慚沮而止。

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爲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爲結裹。嗟乎。學所以明道脩身。而仕將以行志及民也。以淺俗不根之學。聲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科名。則已了當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質。巧佞卑汚。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裹終身。而愛君憂國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脩身及民。何時可哉。予見士大夫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竊怪之。而不敢闢也。又干求舉狀云。得文字一紙二紙。可爲之羞縮。

人臣脩身植德以俟天命。窮達得喪。付之於天。曰是有命焉。惟人主不可言命。興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責命於天。而歸過於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人事已去矣。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之於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爲敵國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爲恩。不能爲恩而至於反爲怨。則以其不仁根於心者厚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與。而理之所宜與。又衆憐其急難哀矜而欲與。於是靳而勿與。能無怨乎。雖終與也。而加留難焉。是人雖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之。雖其所當得。猶以爲恩也。君子非欲邀譽而行小惠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勢有至亟。不可以久遠期待者。一受沮格。則狼狽失所。可無恤哉。予有宗人官嶺外死。家貧無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有法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予弔而知之。爲請於州。會州闕守。而某人領帥事。某人者小人。尤不喜爲義事。乃大書其牒曰。會廣州。廣州距洪五十餘程。使暴露烈日中以待報。此豈理也哉。嗚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與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爲謀。成功業在器度。立名節在學識。爲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拘。故曰爲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愛不問也。同功一體。忌則殺之。欺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也哉。爲節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相之任。千乘之國。虧名教若毛髮許。亟避去。若罪讎有害。至死亡在前。衆人噤畏不敢端視。苟可以立風節。激貪懦。尊名義。昭大法。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勸沮也。垂世教者。當貴先名節而賤後功業。所以爲天下之大閑也。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儇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用人亦不必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世人望。而臨事乃大謬者。殷浩房琯之敗是也。謝安適遇符堅天亡之日。僅能卻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虛名。固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傅巖之野。豈以人望爲重哉。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曉然明了。則應之必易。發之必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也。物至則中撓而外變矣。凡處大事。皆當易（難易之易）之。易之奈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難。惟無心於成敗禍福。而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強求其必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其知言哉。

嗜利徇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富貴之禍。富貴之福有限。而富貴之禍無窮。有限者得其華。無窮者喪其實。孰擇焉。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於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可不與。禮有可受。有可不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姚彪貸

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辱之。是爲絕物。不仁甚矣。晉王脩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船遺之。卻去。曰。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彼以善意來。勿受則已矣。而戾氣以詬之。是爲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斂而多費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暌。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汪彥章謫居永州。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曾見范忠宣遷謫過郡時。蒙引爲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且以語寬之。未嘗有幾微見於色詞也。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平持蓋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章惇所爲耶。嗚呼。有道者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福。與夫世之榮辱得喪。一無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之區區。則亦可憐矣。

鄭顧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脫。有英俠氣。徽宗宣政間。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流落。而顧道晏然無求進之意。李邦彥初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欲相薦爲從官。於公意如何。顧道徐曰。望之世所簡棄。相君方正位槐鼎。留意人材。而欲取望之於閑冷之中。以爲天子近臣。於義夫何可辭。雖然。相君能容望之爲

不然之客。乃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客奈何。顧道曰。相君門下士以百數。其親疎賢不肖。予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諛。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規諫。又從而稱譽從臾之。其害於政道必廣矣。今使望之爲相君客。得從容席間講明世務。當衆人稱善與是之際。獨正色抗聲而前曰。不然。相君某言逆於道。又曰。相君某事害於政。廟堂議論天下治忽係焉。願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之沒身於門下可也。何有於從官。若以望之之言爲狂也。則請從此辭。弗敢復見。雖然。相君德量宏遠。安知其不厭於柔佞之詞。而樂於直亮之論也哉。昔王茂宏之相晉元也。每與客語。輒一坐稱歎。獨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茂宏弗爲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欲爲稷契周召。其肯不及茂宏者乎。子歸。姑以吾言卜之。邦彥聞之雖不樂。亦聳然加敬。顧道光堯初爲吏部侍郎。未幾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年九十餘終。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應。江海爲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土無所演。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災異疊見。川原堙塞。危亡之期。近在朝夕。蓋難以類言也。

凡草木華實莖葉。一發生之後。歸於枯朽。皆不能復生。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

之性具焉。名萬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強名之曰仁。嗚呼。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之哉。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狗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眞爲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爲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自照是也。

陰陽建除。自是一家。見於史記。今歷亦用建除。而不詳盡。且如癸未日亥初初刻立秋。卽當日亥時以前猶是六月節。合作建日。至亥初卻還作閉日。今歷便將當日爲閉日。非是。凡涓選不可用也。繆戾如此類至多。未暇概舉。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愚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辯其妄矣。孔安國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爲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衞。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徑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豢畜耳。甘腐穢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不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身。遠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吾君。于天、于身、于古人者。無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則有命焉。外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役。敝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逮其回光反照。了無一事爲己者。茫茫然。畢竟何爲喪吾眞以從人好。眞可憫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他閑事也。予嘗謂敝衣無所愛。便於臥起而免矜持。菲食無所費。適於飢飽而亡貪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省土木。小官無所戀。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乎華服以侈外觀。而無所順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高明之居。專富獨處。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失苟得。而無所康於民者。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喪吾眞以從人好。了無一事爲己者也。

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違情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違物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

君子當知命知時。時不可爲。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君子去之。謂命也。況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事。成敗天也。吾人也。當與天爭勝乎。

每閉閤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睡。心與天遊。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一處。無令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羣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脩心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遊觀。亦且暫置。非惟省事。聊遠悔吝。宴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無爲。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飢寒飽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爲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況世路方艱。惟退藏爲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閉閤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閒曠遠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留也。

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躁進而得之者。有以謙靜安閒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恬退之全節免禍也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時任運而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不優於血指汗顏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矣。傳曰。福莫平於無禍。又曰。擇禍莫若輕。其是之謂乎。予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無有寂寞

之歎者也。

以飢爲飽。如以退爲進乎。飢非餒也。不及飽耳。已飢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寓簡卷第七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脉一周。其長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大息。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於身。十六丈二尺。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漏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盡五十營。周於身。計八百一十丈。應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爲陽。陽主晝。自昴至心爲陰。陰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矣。漏傳不止。氣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身。而氣之運行。上與天合。可無貴哉。有能攝心靜坐。盡一晝夜。默數一萬三千五百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澄諸念。覺識煩動。淨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至眞之氣。與陽俱昇。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新。又日新。日新不已。於長生久視乎何有。凡一時。計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右丁沈子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則長生。得一之天終始。周流一身中。廓焉遍八極。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眞人之息以踵。氣行無間。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

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眞。其樂日新。

因閒坐有所得云。隨順空緣。等於覺觀。

凡人爲善。不當望報。且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得脫死就生。何從識救我者爲某人。天地神明。雖云疎而不失。亦何曾事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由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種。自然生出善果。故凡爲善不望報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學。所謂我說法要嘗彼天澤。蓋使善根益得滋長耳。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於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貧甚。久雨。遂至絕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爲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爲也。

諸器世間惟無形者有大力。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虛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水。水之力不能勝火。火之力不能勝風。風居四之下。獨爲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

虛而無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處善。樂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儉。居身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德正道。動則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則凶險危道。動輒致災。居之不可安者。吾當擇焉。富貴亦於是。貧賤亦於是。至哉安乎。

心之爲字。蓋覆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抑而下之。此制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水字篆文。𠂤卽坎二卦也。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曾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悰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竇苹酒譜。陸羽茶經。段柯古髹飾品。韓渥北里志。溫庭筠靣妝錄。李習之五木經。柳宗直樗蒲志。彈棊經。南卓羯鼓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尙多。又如房千里葉子格。趙明遠彩選。雖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劉原父以漢官儀爲彩選。可以溫故。使後生識漢家憲令。有益學者。

南山一頃豆。竟於危身。東陵十畝瓜。終以避世。名利之心。有盡未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農失業。士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土崩之勢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勝。學佛者以無生法忍成道。忍固難也。然忍其可忍者耳。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難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言語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

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於書。

內經素問。黃帝之遺書也。學者不習其讀。以爲醫之一藝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譌脫錯亂。失其本經。予刪取其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之。手書而藏之。若其鍼石炳灸之術。非所能者。姑置之。

素問敍五運平氣與太過不及之紀。金之平氣曰審平。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微不能爲政。但隨氣所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氣也。此與洪範不同。或者素問爲是。

王冰注素問敍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曆書所無。又以桃始華爲小桃華。王瓜生爲赤箭生。苦菜秀爲吳葵榮。戊寅元歷皆有之。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寶天眞。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性之誠。二者相爲用而一也。聖人以無爲體。以有爲機。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者。至矣。聖人以無用爲基。以有用爲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無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爲用。非常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離其體。氣專輔其神。神氣上下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眞之氣爲體。天眞者。元性也。心以性爲神。神以心爲用。其動在機。機動則萬化應。應則蕩蕩。則著於欲。著於欲者爲情。情生則神亡。其眞故神氣不可離也。人能以空入性。混於杳冥。寂然而起。則運用變化。全其妙矣。應靜而靜。靜中有神。應寂而寂。寂中有眞。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至理盡矣。養生之要。不外是矣。

莊子言知北遊玄水。問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爲謂不答也。又問狂屈。狂屈曰。唉予將語若而忘之矣。又問於黃帝。帝曰。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始得之矣。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少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獨無言。初祖以爲得吾髓。三十一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獨曰。無言說。離答問。而淨名獨默然者。蓋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欲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無言之言。非復問答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

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種種念慮。則本來面目。應時自見。何在將心役心。號爲脩證而後得之。所謂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者也。

惟達者能通性命之情。微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佛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圓覺。自性也。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謂圓覺爲性則可。謂性爲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豈足以盡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爲逆境。而子輿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爲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文殊言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尙不可。而迦葉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無可擯者。若眞文殊。何得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眞。

支道林說逍遙遊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爲累。忘言可矣。奚以數千萬言爲哉。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眞長曰。道人何以遊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別。未免於自縛也。

古老尊宿。語言問答之間。未嘗覿面交談也。而說法度人。千里同音。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者能之耶。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昏。不能爲汝說。麻谷見章敬。遶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際如前語。際云。與我過蒲團來。接得亦打。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二三子之談。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鎔金一範。更無餘巧。然則所謂禪者。可誣也哉。

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予觀楞嚴會中。阿那律陀無目

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定盡得寂聲聞。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也哉

古之眞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

二十七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之人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妙於此矣。

古老尊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能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原。學者粗可曉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內。童子曰。某念者著什麽處。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求心了不可得。曰吾與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脫法門。僧璨曰。誰縛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實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相作麽。或問邪正。曰心逐物爲邪。物隨心爲正。白樂天問何以修心。曰心無損傷。云何要修。李渤疑芥子納須彌。智常云。人言使君讀萬卷書。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惑汝。聽他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垢汝。問涅盤。曰誰將生死與汝。大顚問石頭。何者是心。曰將心來。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龍潭以餅餉天皇。常留一餅。反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僧念經。雲居問念者什麽經。曰維摩。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麽經。嚴陽尊者問本來無一物。趙州

云放下著。曰本來無一物。放下个什麼。曰恁麼則擔取去。或問得个什麼即休歇去。答曰汝得个什麼即不休歇去。是或可以推求妙處。然猶未免隔津也。

佛言瞋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兵。殺氣飛動。故有地獄。甚矣瞋忿躁怒之害於性而禍於身也。眞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義。自言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潙山謂香嚴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先師當時若爲我說卻。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言一切非眞。學道者貴於自得。求其自得。亦無所得。乃少近耳。

學佛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隨順。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同流。觀塵成就。以此羣塵。迷心從物。墮於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盜淫貪嗔之過也。而亡失知見。違背圓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爲道而不能遠於物。難矣哉。

見聞覺知。湛不搖處。念念受熏。有何籌算。此湛非眞。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夫妄念之纏於心。如水之逝。未嘗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無時得滅。況沈著於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學道乎。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賢、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寶坊爲大道場

示現聖像。或出眞身變化神異。如海山孤絕處。如峨眉山。如淸涼。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得未曾有。而佛自滅度後。獨無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得其理。

老子出關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域天竺。在邛西才二千里。豈古柱史所歸耶。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證如此。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淨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無留朕。如水中月。不可執捉。如空中雲。無所留礙。雖八萬四千韋陀。謂之未嘗說可也。雖寂然無聲。謂之未嘗默可也。無說無默。無亦無也。有無非無。有有非有。非言所及也。

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猶有覺礙過患。至於如來。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若夫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眞實。吾則不知其爲何人。如此隨順覺性也。

學佛者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予謂士之學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於文章語言。須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得腳住。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蓮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疎勒天龍天音聲人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地觀虛空一切藥草因總覺西園韋陀典。其名雜見諸經。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取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盡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綸。萬物之叢脞。莫不有定數。佛氏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因。又自在主童子修學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量沙聚。悉知顆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種種差別。然則非有本因定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於數。無有隱顯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夫孰有出於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第八

歐陽公晚年嘗自窺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姜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以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照不可掩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爲忠而以揚雄劇秦美新爲美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爲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爲輕己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

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末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乏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眞爲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尙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倀（音震）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礫雨散。剛癉（音亶）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所交切）蟜魅。斬獝（葵聿切）狂。斬蝯（自危切）蛇。（兎斯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煙計切）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魁（音岐）蜮（音域）與畢方。度朔作梗。（音哽）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七刀切）索葦。目察區陬。（祖婁切）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此文雖多物魁。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公巽作內中大儺文。云云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程子山紹與初爲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曰。爲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能自狀也。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紿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詩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王岸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別牋所示。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等。大略與應舉者同耳。亦有少節目文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

得之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似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承下問。不敢不盡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此豈膚淺求速成苟簡無根柢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學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予時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勉予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留心制科工夫。他日學成。便爲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予以所編方略。又極論修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有人習大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義中題目。元均曰。曾見博士周生烈傳中亦有一二好題。合入編次。其人駭未嘗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而示之。其人慚。自以未始學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其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暗、曰疑、曰頑、曰合、曰合音蛤、曰揭、曰拆、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予曰暗者何也。曰明暗皆言數也。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目字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焉。此最難測度。若明數。則如既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曰疑者何也。曰堯舜湯禹所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頁禹。四人各職一時也。又如湯周

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杜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爲最巧。曰頑者何也。曰形勢不如德是也。意思語言。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著。雖東坡猶惑之。故論備舉諸處以該之也。（廷博按十字但論其四此處疑有脫文。）既而歎曰。此學殆廢絕矣。吾子勉之。或能振舉百年之墜典也。予懶惰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稱石林之遺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庶不全負石林所期耳。

爲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豔。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文之弊也。

作世俗應用之文。當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遣。

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然清明。灼彼羣昏。餘語皆不記。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人之爲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爲善矣。有爲利而爲善。有爲名而爲善。有望報而爲善。其去爲惡無幾矣。

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進。愼勿出聲。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也。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省節語言。葆惜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怒叱

罵。則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輒發。不能小忍。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故爲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淨盡。無所願望矣。然猶未能忘者。尙願逢出世師。得安樂法。眞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淸靜。步履輕健。寢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臥。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動靜當要深思。得失不須先慮。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略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蓋塵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廬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暴至。山川震動。大木盡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於岸旁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搖動欲飛去。瓦聲珊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羣山。天色昏曀。濛濛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烟開雲霽。峯岫層出。重疊秀潤。若未嘗有雲物風雨也。因浩然歎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謀強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將與造化爭長雄也。豈不殆哉。

幼時故老爲予言。汴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華煥。騎從傳呼。甚寵觀聽。莫不歆豔也。有富人居通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不願爲官。後房聲色侈麗。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廳事。未嘗與士大夫相接。亦喜讀書。議論自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補益。堂堂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輩宜循分守。毋妄意功名勢位。則當終身無求。享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裘衣繡裳。世俗以爲榮。吾不與易也。子沈子曰。是蓋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

吾爲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屠戮如狗彘。夫以非材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況爲非道者乎。

客語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無憔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嫉惡爲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爲之。人莫樂於嗜慾。而予覺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獨寢。其視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爲難。而況貧賤者。曾足以動吾心乎。

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涉。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予行信州豐城。欲訪靈鷲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旁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檾襖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有飯客所餘肉餅。爾姑餒之。農夫欣然懷之而出。

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唉麤飯耳。此盛饌。我作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竦然爲起歎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學問而能然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之。故不能充其性耳。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狎漚是也。物之無心。亦能使人忘心。觀水與月。塵慮亦爲之澄靜也。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荊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裹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古曲遺聲。聞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秘藏。詔使上之。得黃帝鹽、荔支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來獻。其聲古樸。棄不用。而荔支香音節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蓋明皇爲太眞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方進荔支。因以爲名者也。中原破後。

此聲不復存矣。又傳舊宮廟臺門。屹立中天。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鐵磴重各千鈞搭門。不得妄啓。遇國家出大兵。有所征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磴。視出兵之數。凡兵出幾萬。則啓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武士舉鐵磴塞門如故。從有廟來如此。皆莫知其所謂也。自廟焚之後。磴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廢矣。

寓簡卷第九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已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倏不見。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

園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者求一个不可得。張憬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慎雖貴而貧死。忽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李文饒一生食萬羊。而世有終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若甕者。攀援視之。有黃金滿中。而欹側將傾。地上遺錢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大石盡力搘甕。甚安密。記其處。因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將勠力盡取焉。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傍有老翁語之曰。此神所祕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傭汝搘甕耳。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物示見。將以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爲戲也。雨斷渭橋路。雷轟薦福碑。信有之矣。

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

曰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又予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洶湧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偶閱宋史見其所載嶼賓漕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騎馬往來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何所不有哉

唐時猶有神仙劍客俠士遊於世如非非子夜半擊劉從諫斷其護項玉璞聶隱娘竊取劉昌裔臥內獻襆金奩王敬弘小僕夜半入長安城取繡囊琵琶因獲禁中玉枕三鬟女子取潘將軍玉念珠於慈恩塔相輪上皆受劍術爲俠尚氣報怨者近世不復見亦無傳焉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妝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幄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祕之押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河奇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龜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

名曰浮玉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視之信然。雖大水泛溢。高岸皆淪溺。而洲不沒。旱歲溪流益減。沙石俱露。而此洲不增高也。亦靈州之類歟。天地之間。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或云潤州金山下郭景純墓亦然。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己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寧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石見蔡京。爲言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爲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攜來京師。見中人梁師成。師成歎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

廙、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習熟。易爲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能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謹家法。白馬公崔弘工衛瓘體。其家亦多名翰。浩爲最善。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已。王筠自敍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矣。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比擬。取諸物象。殆盡其妙。如爲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鵠遊天。羣鳧戲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張芝如漢武好道。馮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爲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眞。蕭子雲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劍。鋒力難當。李鎮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爽有一種風流氣力。獻之如河間少年。舉體脊拖。不可奈何。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阮妍如貴遊失品。不復排斥英賢。王褒悽斷風流。勢不稱貌。師宜官如朋羽未息。舉翮自退。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格峭拔。吳施如新亭倡人。一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袁嵒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張斯如辯士對揚。獨語不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衛夫人如玉壺冰。瑤臺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逸少飛白。霧穀卷舒。烟空照灼。索靖草書絕世。名曰蠆尾銀鉤。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又謂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懷素得古釵腳。魯公得

屋漏痕。寶泉謂李斯鈕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惟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奇。或類滑稽可喜。又有韋續九品書。李嗣眞書評等。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嘗用掘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不讓。略無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爲不忌嫉臣下故也。書小伎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況天下事。治亂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

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變其體。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爲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全不毀。琢治之爲方研。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眞奇物也。世所傳用厚若塼而燥者。皆僞物也。

韓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及漢衞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予歸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予人。退之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眞。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局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猶不失正體。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眞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遙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爲之也。亦想見其梗概云耳。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容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諸物。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爲然哉。爲文亦猶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於翰墨。嘗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眞。太宗驚歎。學之精。鑒之明。乃至於此。作字尙爾。況於修身學道。爲國爲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莽姑息而爲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

曾南豐跋漢武都太守李翕郙閣西狹頌。稱翕嘗令潏池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

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子固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畫有存於尺帛幅紙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子固之說云爾。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耶。凡畫之妙。欲得其神觀耳。刻之於石。則如影耳。猶可以概見其髣髴而已。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廐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俶儻權奇。化若鬼龍。爲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於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皐賞其神俊。而遺其牝牡元黃者。得此道也。

唐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予謂璪之言。豈特畫哉。蓋亦爲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目視耳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言矣。

寓簡卷第十

草木之最香者。如沈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金顏、薝蔔、薔薇、素馨、末利、雞舌之屬。皆產於嶺表海南。南遷集云。雷化已南。山多苓苓、藿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性味甘而臭香。其在南方。乘火之主。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嘗有及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古人固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沈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史稱林邑國產沈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剝落殆盡。其堅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爲沈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沈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觀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眞臘二佛齊大食等國。而林邑天竺單于無聞焉。豈歲久土氣變遷。或者所產不富。抑又蕃舶之征。過於侵刻。遂不復至中華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眞臘。眞臘之又善者曰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予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眞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斸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烈。抵暮中邊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

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蟻蚯蚓蒐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他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眞。故根壯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專尚奇麗。吾爲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翦剔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而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花盡力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勝天者耶。故吾視花有慚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誚之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西晉崔豹嘗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答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愼。可謂敏矣。梁張率不治生事。嘗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京。既至。遂耗太半。問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詰問。沈存中嘗遊會稽登天寧寺觀鰻井。井水之虧盈。日與海潮相應。中有靈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之。與客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殿柱然。客曰好靈鰻。予謂張率載米之僮。正用著天寧之鰻也。

酒客爲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廋語。如云迢迢良夜惜分飛。是清宵離。清宵離者。青消梨也。又云黃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鶯逃。山鶯逃者。山櫻桃也。又云芰荷飄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但恨語太俗。羣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報曰絕地天通。通天地人。或人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汴京時有戚里子弟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嘗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爲臨江仙詞。以高字爲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个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慍見。譖俊臣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敍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腴氣。難近。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人以東坡爲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僻也。

貢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雋尚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王慚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蘇頲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爲非類。但有雄聲。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謔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云。蔡襄無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爲虐矣。機到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誕誕。動輒年數百歲耳。

高宗七夕內宴。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應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題。道暮雨芳塵輕灑。蓋柳永詞也。天顏爲一笑。

西域胡人。自言其國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額微高。精采照人。或謂曰。爛爛如崑下電。明皇時。番胡入見。伶人譏其貌不能堪。相與泣訴於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淚。

桔槔打不出。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襴出謁。無名子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隔句云。行到暗碧櫥前。必言吾過矣。吾過矣。坐向退光閣內。則稱某在斯。某在斯。

西安諸江多名士。有江漢、字朝宗。買奴適姓于。因命之曰于海。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也。其好戲謔如此。

常州有州學生。夜盜僧寺狗烹之。僧訴於州守。以其士類也。謂曰。汝能爲盜狗賦可觀者。當貰汝罪。生曰。能。守命小賦押偸字。生應聲曰。僧實無義。狗誠可偸。罷佛宮之夜吠。充儒館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笑釋之耳。

以文章書語爲酒令。如醉鄉日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聞巧發應機之敏。黃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遇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多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玉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蓋其聲大似蒸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

僞齊劉豫既僭位。大燮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卽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眞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者爲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爲患也大矣。凡盜賊姦

淫羣飲爲過惡者。白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黨發。縱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晝寢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乃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爲大笑而罷。

此編鈔之已二十三年矣。始借門生華水部所得宋刻本讎校一過。乙其誤舛數百字。方爲全書。藏之茶夢閣上。爲老境消閒之具。同志者見之。必嘉余清癖也。書已一笑。隆慶辛未冬十月二十三日。皇甫七十七翁姚咨漫志。

右宋沈寓山先生著。先生名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汪應辰榜進士。嘗爲江西漕屬。以哀扇工詩忤洪帥魏良臣。陷以深文。奪三官以歸。故是書首著以詩獲罪之論。而於第八卷中亦微及其事焉。先生嘗從人使金。又自言曾宦維揚。及爲岳侯作謝表。其他行事無可考見。所著寓山集三十卷。已意及南北國語各若干卷。俱佚不傳。惟哀扇工歌。載周昭禮清波別志。然諱之曰寓客甲。予證以梅磵詩話。直齋書錄解題。而始曉然也。是書間有鈔傳。亦鮮善本。前明畢孟侯叔昭昆季所刊。尤多脫誤。甚或點竄原文。并分段落。繆本流傳。徒增古書一厄耳。此本爲嘉隆間無錫姚舜咨先生舊藏。曾經宋槧勘定。丹黃滿卷。手識如新。所謂讀書者之藏書也。郁君佩先得自小山堂趙氏。始獲盡刊畢本之誤。俾予刻入叢書。以還舊觀。當亦好古者所共快云。

乾隆乙未六月十有三日。歙長塘鮑廷博以文氏識。

附錄

清波別志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於連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秩滿就須新任之次間賦哀扇工歌曰某州（按宋詩紀事作黃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宦困追捕史君開府未浹旬欲戴綸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鐫柄出蟲魚麝煤薰紙生烟霧蔵山老姥羞翰墨漢宮佳人掩紈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拏不知數供輸不辦箠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園家賣菜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投纓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僱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嫗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捕馬章臺路詩既出時方更化深懲告訐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旦有睽輿訛致是某固未有以發之也屬有訴甲前任貪墨事乃置獄獄具坐法除籍一斥不復而卒議者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吟之體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梅磵詩話

沈作喆字明遠吳興人守約丞相之姪自號寓山登紹興進士第嘗爲江右漕屬作哀扇工詩掇怒洪帥魏道弼摺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其後從人使金南澗韓无咎遺之詩曰但如王粲賦從軍莫爲班姬詠團

扇有旨哉洪有士子與寓山往來極款洽一日侵晨來訪寓山猶在寢遂徑造書室翻篋中紙詩稿在焉由是達魏之聽陳直齋吳興氏族志云哀扇工詩罵而非諷非言之者罪也其詩不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寓簡

附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纂者　沈作喆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E五三二七

徐